

納蘭詞

冊全

納蘭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榆園叢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櫂在門辦嚴星旦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旣而擘衣黃鵠之渚鼓柁鸚鵡之洲山高川悠巖豁波逝愾焉思古愀焉興懷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於赤土古瑟希御絙響於朱弦幽賞代繇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榜金章之裔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縟情纓繞塵視故其頓眴文囿馳驅武校入衛俠陞然樺宣室之對出扈霄甸負羽帷宮之趨顧問則誼舒之傳禁中則頗牧之選而獨顧領軫臆纏繇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清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艷蓋夫灑蛻塵滓別存懷抱菌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塞外攜側帽之編梁汾吳中勑飲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瘁手鈔婁東私淑益殫采葺良以先生通悅好友欽崎嗜才故能謨觴斟酌走勝流於並時哀簡廋疏役名雋於隔世微特旗亭壁畫

解唱黃河蠻徽弓衣都織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頻伽詞既成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笙磬迭奏絕饒池之音璣翠並羅粲雕鏤之色靈因古懽締會匪偶儻亦先生贈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羈顛顚之士趨趨宙合之內無納蘭之凭藉有頻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盛意如吾丈者又安得綈錦齊飾珉瑜並鐫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斗之氣埋劍而終明此則預所爲滄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弔作者之落落裊感煙霜者也

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倚聲之學唯

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閒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真花閒也今所傳湖海樓詞多至千八百闕曝書亭詞亦不下六百餘闕先生所著飲水詞僅百餘闕耳然花閒逸格原以少許勝人多許握蘭一卷陽春數章散翠零璣均可寶也先生貂珥朱輪生長華廡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澹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卽兆於斯嘗謂桃葉團扇豔而不悲防露桑閒悲而不雅詞殆兼之洵極詣矣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真嗜風雅或當時貢諛者代爲操觚耳今其詞具在騷情古調俠腸傷骨隱隱奕奕流露於豪楮間斯豈他人所能摹擬乎且先生所與交遊皆詞場名宿刻羽

調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種筆墨也嗟乎蛾眉謠詠沒世猶然真
賞難逢爲可累息余向欲以朱陳二家詞合先生所著爲三家詞選
顧力有未暇先手鈔此本藏之篋笥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
輒復魂銷心死聲音感人一至此乎先生有知其以余爲隔世之知
己否也時嘉慶丁巳夏五梁溪楊芳燦蓉裳氏序

一編側帽旗亭競拜雙鬟千里交襟樂部唯推隻手吟哦送日已教
刻徧琅玕把玩忘年行且裝之玳瑁矣邇因梁汾顧子高懷遠詢停
雲再得容若成君新製仍名飲水披函晝讀吐異氣於龍賓和墨晨
書綴靈葩於虎僕香非蘭茝經三日而難名色似蒲桃雜五紋而奚
辨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烟波難寫驚鴻之麗蓋進而益密
冷暖祇在自知而聞者咸歎哀樂渾忘所主誰能爲是輒喚柰何則
以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遊廊廟恆自託於江湖故語
必超超言皆奕奕水非可畫得字成瀾花本無言聞聲若笑時時夜
月鏡照眼而益以照心處處斜陽簾隔形而不能隔影才由骨俊疑
前身或是青蓮思自胎深想竟體俱成紅豆也嗟乎非慧男子不能
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江南
腸斷之句解唱者唯賀方回堂東彈淚之詩能言者必李商隱耳藺
次吳綺序於林蕙堂

汪子珊漁輯納蘭氏詞竟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汪子之用心也納蘭詞其必傳於後無疑不待言竊怪諸君子先後所刊無彙其全者何也嘗論文章一道其可致不朽者求諸己而已而亦不能無待於後賢古人著述散佚多矣不得有心人愛護之則等諸飄風過耳草木華落已爾卽有愛護之者出之鼠嚙叢殘存什一於千百取太山一石酌海水一杯而曰太山與海之奇觀在是吾不信也幸矣搜羅勤矣或聞見有限未竟厥美讀者猶有遺憾宋人樂府如石帚玉田最爲卓卓得陶南村手錄本而所作始備吾不知南村得善本而錄之邪抑亦搜羅之不遺餘力始編此集邪今珊漁於飲水側帽諸刊外彙諸家所錄分體編輯美矣備矣讀者無遺憾矣珊漁方偕其兄子泉輯婁東詞派斷章殘簡靡不兼收以繼靜厓宮庶詩派之選蓋好古而篤且以顯微闡幽爲己任異哉汪子之用心也如謂珊漁詞騷情雅骨悱惻芬芳髣髴納蘭氏以似己者而好之則又淺

之乎言珊漁矣是爲序

道光壬辰三月下澣同里周僖書於吳門寓齋

詩之爲道非具湛深通博之學雄駿絕特之才不足以神明其事詞則不然發乎性情合乎騷雅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故有詩才凌轢一代而詞則瞠乎莫陟藩籬者山谷放翁且貽口實況其下此者乎 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胄與 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向所見者唯側帽詞刊本並與顧梁汾合刻本旣在京師見鈔本飲水側帽兩種共三百餘闋惜冗次不及借鈔吾友袁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婁東汪君珊漁精於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以所輯容若詞二百七十餘闋示余可謂蒐錄

無遺矣。珊漁擬付重刊，且屬鄙人爲之序。余以未得納蘭氏碑板事，實遲遲報命。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於是耶？」因出其書流覽，一過余心。知珊漁之先購是書，欣幸無極。故向桐橋爭購之，而桐橋以有成約，堅靳弗與。一噓而罷。按集中所刻詞四卷，共三百四闕，首尾完善。蓋至是始得全豹焉。其所著詩賦經解雜識，皆可觀。然不逮詞遠甚。因寓書珊漁，校勘原本，全刻之。納蘭氏生前得梁汾輩爲之羽翼身後，得珊漁輩爲之表章。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閒矣。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閒，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孫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因序其詞，并記於此，以爲異日詞家掌故云。

道光壬辰長夏震澤趙函序於娜如山館

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騷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鍾爲獨多也容若天資超逸翛然塵外所爲樂府小令婉麗清淒使讀者哀樂不知所主如聽中宵梵唄先悽惋而後喜悅定其前身此豈尋常文人所得者昔汾水秋雁之篇三郎擊節謂巨山爲才子紅豆相思豈必生南國哉蓀友謂余盍取其詞盡付剗剗因與吳君蘭次共爲訂定俾流傳於世云同學顧貞觀識時康熙戊午又三月上巳書於吳趨客舍

詞評

陳其年

維崧

曰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

顧梁汾

貞觀

曰容若詞一種淒惋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

愁

丁藥園

澎

曰容若填詞有飲水側帽二本大約於尊前馬上得之讀

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宋初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柳屯田增至二百餘闋然亦有味於音節如蘇長公猶不免鐵綽板之譏今容若以侍衛能文少年科第間爲詩餘其工於律呂如此惜乎不能永年悲夫

聶晉人

先

曰容若爲相國才子少工填詞香艷中更覺清新婉麗處

又極俊逸真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惜乎早赴修文人皆惋惜所謂天雨粟鬼夜哭果有之耶

晉刻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

又刻劉向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

晉書入魏曰空符論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

無符論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

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

大易學詁林卷之四

史記學詁林卷之四

十國圖志卷之四

宋史學詁林卷之四

宋史學詁林卷之四

宋史學詁林卷之四

宋史